



敦  
良  
吉  
齋



文  
鈔  
四  
卷

光緒丙午集虛草堂校葉張文運校



敦  
良  
吉  
齋

敦艮吉齋文鈔目錄

第一卷

論說三首 序跋二十二首 贈序八首

第二卷

書牘三十二首

第三卷

傳狀一首 碑誌十九首

第四卷

雜記十三首 銘頌贊六首 哀祭三首

吾鄉徐毅甫先生敦艮吉齋文四卷光緒丙戌其嗣

敦艮吉齋文目錄

一

集虛草堂

君源伯鈺版印傳不廣其中多譌奪又時有代言應俗之作識者憾焉歲甲辰吾師桐城馬先生重爲編定稍汰去四十餘篇文以類從仍四卷命曰文鈔而國松爲之較字授棨蓋先生文之可傳者具此矣先生嘗師事桐城姚按察瑩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按察於郎中爲從孫亦有文章政事大名先生旣親炙按察復得交其時鉅人長德如曾文正江忠烈諸公皆相引重又姿力絕人讀書浩博故其所爲文明於義法條貫於事物縱橫超軼而不失其馳其尤至者於桐城諸老儒先所得之美未有

以異也方咸同之際天下大用兵淮南異軍特起兜  
鍪貂蟬百十而贏先生故亦出游戎幄而卒甘蠆屈  
投老故山以竟其業可不謂篤古自得不因循之君  
子矣乎抑國松尤有感焉合肥故大縣湖山環匯古  
所稱文盛區也逮孫曹以來常爲用武之地積勛伐  
樹節槩者著在前紀曠歲千百獨未有爲古文之學  
立名傳業於其閒者先生出乃稍以文顯今先生沒  
三十年耳而流風漸以衰歇世變日新視先生時又  
不侔矣讀先生書乃益使生其鄉者低徊而興慕也  
光緒三十一年夏六月壬子鄉後學李國松謹記

敦艮吉齋文目錄

二

集虛草堂

敦艮吉齋文鈔目錄終

龍泉老牧傳

桐城馬其昶撰

龍泉老牧者合肥徐君子苓所自署別號也君故號南陽字西叔一字毅甫先世由南昌遷廬州世農也父欽多病早世性喜振施君方在娠有道士修髯古貌自言遊峩眉來到門乞齋已忽不見家人報產兒故遂小字曰道士岐嶷穎異涉學多通既孤貧不能自存太守劉耀椿奇賞之期以國士爲資給其家少喜讀易及老莊孫武書究心天下利病顧視儕輩皆無出已上益放不自檢謂名業可立致年二十四舉於鄉入都獲交湘鄉

傳

一  
集虛草堂

曾文正公及邵郎中懿辰陳編修源充張石洲穆暨他知名士皆解帶寫誠羣流傾嚮然性故介特於時俗人不能容納尤貴顯者尤以氣轍之人以此畏其狂妄風嫉之旣困不得第歸而鬻文自活得錢復隨手散去久益困則以書抵故人於京師謂足下誠欲起僕之窮乎何不號於諸貴人之門曰合肥有徐生善鬻文苟羅而致之不苛以恆禮自時文試帖館閣賦牋表頌誄旁及兩漢三唐樂府與夫流俗俳諧祈神諛鬼藏嬌贈豔之作唯主人之命是聽計役而與償當其快意萬言之富唾手可辦卽非其人雖千金一字不得也蓋其困彌甚

其自喜亦彌甚曾公典試江西使節過廬州詣君陋巷  
不值賦詩一章而去於是陳源究出守吉安再補池州  
君樂江南山水陳又故人也遂客其所當是時天下已  
大亂曾公治兵於長沙廣西寇旣破武昌順流東下防  
江兵潰散寇遂據江甯四出侵擾安徽巡撫移治廬州  
江公忠源新立大功授巡撫馳入廬州治守禦陳源究  
已前解池州任被檄至廬州助守君方避寇亂鄉居聞  
陳至亟走存問甫入而城閉寇前鋒抵派河君留居圍  
城中甘餘日一日陳置酒飲君酒半慨然曰嘻子好言  
兵乃恆飲何憚一見撫軍樹尺寸功衛鄉里因強之以

傳

二

集虛草堂

見江公江公固夙知君一見大喜曰何以教我迺者客  
有獻計籍富民財以招徠鄉勇鄉勇果何如君曰鄉民  
自保衛皆無足當巨寇江公曰然然吾精兵皆留江西  
今事急姑強子一行且聞子有老母又獨子不可徒死  
圍城中子幸出爲我趣鄉勇來吾開門待戰事平還藉  
子草露布君旣感陳公之言又重違江公乃許諾以筐  
篋城下冒圍出未幾城陷二公殉節死鄉里富民聞前  
時議歛民財事雖不就皆爭齎餼君君用是益困厄無  
所向久之曾公水陸大舉克安慶則遣人迎致君居三  
年江甯平兩淮游以無事君謂山中屋可葺田可耕也

乃辭去到家解裝以所得金買黃牛一頭私心自幸天若厭亂吾與是牛蚤作而夕休更十餘年卽死幸矣因自號龍泉老牧龍泉者巢湖之濱其所居山名也歲比不登蝗大起復飢驅四走風雪寒冱中酒成癯病比歸而牛死江淮之亂又作於是乃太息曰皇穹不佑載掣余肘我牛不辰失左右手天邪盜邪孰終余畝悲夫自是仍時時鬻文遊公卿閒同治五年揀選得知縣不樂爲吏改教職選授和州學正未上事州牧游智開循吏也固要之往比至聞學師爭諸生贄金薄厚笑曰是尙可爲邪徑去不顧光緒二年年六十有五其夏有鴟鳥

傳

三

集虛草堂

飛集書室侍者逐不去醢之越日二大鴟率羣小鴟數百棲圍樹震撼牆屋格格有聲君曰此賈太傅所謂服鳥也吾其行矣遂卒君於醫卜相人之術一皆掣習尤雄詩筆著有敦艮吉齋詩文存六卷配楊氏生子二長源伯次元叔才而早死君上世五傳皆單丁至源伯乃有孫五人

馬其昶曰余客合肥聞其先輩有三怪之目蓋謂君暨朱默存王謙齋而三余及見王君年八十猶健爲詩述君行乞爲之傳且言君師事姚石父先生其文學亦乃傳業桐城子其勿辭果敏公英翰者起安徽州縣至巡

撫故與君爲昆弟交一日君敝衣詣巡撫署果敏屣履  
出迎酒酣樂作君乃言曰大難初夷百廢待飭而君輩  
爲大官者固樂甚乎僕老罷殊不慣此因起趨出果敏  
亟謝曰謹受教卽命徹樂固請乃留其正辭不阿皆此  
類也今年余來合肥王君已前卒偶與李生國松讀君  
文歎其絕人又頗惜其多無聊應俗之作今誠能要刪  
之亦足以不朽李生請任校刻余乃錄存其文一百餘  
篇分類編次皆可觀而君子源伯適於其時持狀來謁  
文也蓋其年亦且七十矣因頗采君所自著文及王君  
語次之如此

傳

四

集虛草堂

...



敦艮吉齋文鈔卷一

合肥徐子苓西

論說

原亂

亂之所生天邪曰非也天命善不命惡命君子不命小人烏在其命亂也然則抑人邪曰亦非也天下之亂非一人之力之所能爲古之亂天下者無論其在在上在下必其人有造亂之才而又適丁夫天下羣思亂之時焉故其亂一發而不能制夫才與時非人之所能爲焉者也然則果孰爲之曰爲之者天與君與相而眾人不與焉君相者立人之統繼天之事君失其爲君相失其爲相人變於下則天變於上於是乎亂人生焉而假之以其才予之以其時然則天之好生者非與夫大亂之世賊虐遍於無辜君與相尸其孽而天乃降其罰於眾人豈理也哉曰鄰老父有逆子曰忤其父其父曰譙呵垂涕泣以從其後久之不改於是乎其父悲思憤懣又久之而有昏暝狂易之疾遂乃日鞭撻其雞狗撞擊其甌釜驅逐其婦若孫蚤夜叫號不安於室夫雞狗甌釜與其婦若孫皆無罪也然其若是焉者子失其爲子則父失其爲父君失其爲君相失其爲相則天失其爲天故

敦艮吉齋文一

一

集虛草堂



亂

鼎九四說

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竈康成云屋讀如其刑  
劓之劓謂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明竈者板書其姓  
名罪狀著於壙中班固敘傳底劓鼎臣服虔曰周禮有  
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或曰刑不上大夫劓毋乃  
重與夫古所謂刑不上大夫謂黥劓之刑不加焉故有  
賜死無戮辱今夫鼎之爲器重公餗云者彖所謂亨以  
享帝享聖賢之大美孟子所謂天祿是也挈人主之重  
器力不足以勝之誠愧且悔將博求天下之賢人君子  
與之扶持左右其閒柰之何使其顛且覆也蓋從古小  
人害人家國其術非一然苟少有愧悔之萌猶足以固  
人心而留天命惟其覘顏無復羞恥之存鼎足之所由  
折而公餗之所由覆也夫劓雖顯戮第從親故之條毒  
痛於四海而戮止於一身彼小人者雖死其猶幸也與  
或曰漢哀帝明烈宗皆嘗殺戮大臣卒以喪亡此豈盛  
德事哉夫王嘉賢相無可誅之罪烈宗輕愎自用彖曰  
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故人君之德莫大於知人  
能知人然後敢於用人然後敢於殺人

習坎齋說

敦艮吉齋文一

二

集虛草堂

八卦皆恆德坎獨用險又重陰而微陽古之聖人重其文曰習亦若民生之恆德可以常試也者竊嘗觀於水而得夫所以習之之說焉今夫水竅於重壤瀏然汨然緣幽而踰深淵淪迂折匯於江湖達於海其所歷極天下之至險矣夫水日行乎險中其出之也易由其習之也勤故其久而不息有乾之健焉處卑而善下有坤之順焉轉乎峻嶺負土裂石浩浩乎其必達者有震之動焉涵澹容與待時而進似乎艮善鑑似乎離負重致遠似乎巽羣居廣大而不好似乎兌心之藏於人身其猶水乎闕於思困於慮蹈於陷阱其爲坎也抑甚矣故夫

敦艮吉齋文一

三

集虛草堂

耳目之所蔽如穴處而面牆其精神之特亡如醉如籛如冥行於墟墓之間昏昏悶悶久而自迷其方而其天機之若滅若沒斬焉而僅存者亦漸焉而就盡是以古之聖人閔人心之易亡而學之有功也旣豫其教於蒙復申其訓於坎蓋習坎者困學之事也余質闇屢蹶而行不加修晚始思學因以名吾齋而說以自儆焉夫樹木者必培其本尋水者必窮其原易曰水洊至習坎惟其原深故其至也時以洊而有常若夫沮洳溝澮之積與夫決隄壞障汎濫而四溢者水平吾懼其卒窮於所至也

序跋

孫子埏解序

孫子埏解邑人鄭君所爲並其所錄十家注總爲十卷君名達字士行又號柰村農夫其先燕邸魚服之勳臣也君少讀書慷慨壯有大志當崇禎改革之際及乎順治康熙之間君年已老矣自其少時尤好孫子之書其自序云嘗聞孫子有十家注在河洛之交遂歷抵齊魯燕趙縱觀於泰華孟門之區久而得之淮瀆廟道藏中因錄持歸又數年有埏解之作去年余從金陵見孫觀察星衍所刻孫子十家注歸檢鄭君所錄已佚獨其埏解在耳余家窮巷廢圃之旁頽垣四絕無鄰又數出遊今年從北來檢舊書並其埏解亦亡之矣獨所錄副本在耳埏解止一卷其言簡質多所發明舊本有序二首都  
不記憶及今所能記憶則余所謂其先燕邸魚服之勳臣云云也君邑之雷麻店人猶記十年前於舊帙中見其所爲田家日記旁行細書於菘麻種柳收黍釀酒之法甚詳字迹蒼整如六七十歲人今並佚

潘太常菩薩蠻詞七首序

余讀鄭風竊有疑於朱子之言山有扶蘇之首章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序以爲刺鄭忽

之作其曰扶蘇荷華者山澤之翹秀民生材用所資曰  
子都者猶榛荅之言美人也其曰狂且者蓋謂祭仲高  
渠彌祝聃之輩耳薳之首章曰薳兮薳兮風其吹女叔  
兮伯兮倡子和女嚴氏以爲小臣告亂之詞其曰叔伯  
者上大夫與下大夫也和女云者上爲之斯下應之矣  
風薳可無憂也呼號祈顛之莫知昏庸醉飽之如故則  
賢者易位而去仁人君子皆相率於隱遁耳故自狡童  
諸篇而下次之以風雨風雨者思賢也詩亡而騷作騷  
亡而漢氏樂府出余讀十九首丹橘於忽有所思傷其  
志惜當世無序而明之者蓋詩者志也志之所不得則  
有言言之所不得而又不能自己焉或假借其詞或迂  
奧其指荒幻幽詭雖以犯人世之非笑而不顧更千百  
年後欲持一定之見以臆之鮮不誤矣是以讀詩不得  
其解則以爲淫讀騷不得其解則以爲譎讀漢氏樂府  
不得其解則以爲質而俚太常潘子季玉工古文詩以  
其暇爲詩餘若干首其冠於篇始有所謂菩薩蠻七首  
者肇端房闈之近敘恨暎隔之交其愛也似媒其怨也  
如慕嘗紬繹其旨而不得因以質於季玉季玉悄然曰  
有是哉子之固也余偶有觸焉於茲七首焉寄之又烏  
知後之讀吾詞者不以爲淫焉譎焉質而俚焉否邪有

是哉子之固也其詞總名玉淫集陽湖張仲遠采刻同  
聲集中元和陳梁叔重爲之序獨此七首者余重思之  
卒無以解其旨之所在則甚矣余之固也故稱詩以問  
之  
報應嘯顛詩序  
余有方外之友曰嘯顛爲人外夷中介喜讀書能詩尤  
篤於友朋之節志行有隱君子之風老而益溺於佛其  
詩余爲鈔存若干首既得其槩又埒入十數首總爲一  
卷距其沒又一年於今矣悲夫余少多疾病嘗從事於  
老莊養生之言時嘯顛坐禪城東遂數往來常共登姥

敦良吉齋文一

六

集虛草堂

山汎舟於焦門之陰樂之約擇一邱相依以終焉旣余  
領江南鄉薦嘯顛方病痢劇夜往視燈燄啖喘息無人  
氣徐矍然坐起曰咄吾固知子必過我我老病死何憾  
顧念子才雜而性剛古之人惟無欲故無累於物子將  
獨奚以免邪時道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夜也其詩安  
邱劉先生亟稱之嘗至肥欲往候屬道意謝弗與通或  
問之曰若敘吾詩盛稱韓退之是蔑吾祖矣夫何見爲  
肥上僧能詩者有野蠶野蠶俊脫尙氣嘯顛體筆簡素  
不屑屑於排偶聲律時雜出於輪迴因果之說今集中  
所存閻羅謠海上有一士諸篇仍其志也嘯顛姓秦氏

鹽城人沒於冷父山中

柳溪先生遺詩序

昔孔子刪詩自委巷小夫上至郊廟朝廷公卿士大夫之作其錄隱逸人之詩存者僅四篇焉十畝伐檀衡門考槃諸作皆其人之所自爲秦漢之季隱逸人以詩稱者獨四皓龐公梁伯鸞世所傳紫芝於忽思高恢數首是也惟五噫一首錄於史氏晉徵士陶淵明尤好爲詩多乃至百餘首究其用意完好之作亦不過十數首已耳夫詩之爲道精深廣大非寬閒專壹之士不能深造於其微而士之棲窮茹寂於山林巖穴之中類多有卓絕過人之才夫以過人之才居無用之地其心力甚暇宜其發爲文章甚多而可傳然自周秦以來世所傳隱逸人之詩蓋寥寥焉何也桐城戴柳溪先生遺詩一卷總三十首今年春其裔孫存莊出以相示深悼恨於先生之行事無可表著並其遺書亦多不存余受而讀之其詩尤善言田家之事有古隱逸人之遺風焉夫以先生之詩比之世之能言之士其存者誠少然方之古人不已較多乎哉易曰吉人之辭寡介之推有言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烏乎此古之人遯世而卒無累於世也與

敦良吉齋文一

七

集虛草堂

余少學於安邱劉先生先生於文尊望溪於詩不主一說顧獨喜爲詞然亦不恆爲之是卷乃其孫穎生所錄高密單學博爲之序而海南之事先生惟厚自引咎又非門下士所敢訟言猶記往在泗州見先生日坐聽事官吏抱牘更番進燭見跋吏倚壁睡退然一老木槩坐達曙朱墨恆狼藉襟袖閒嘗乘閒請則愀然曰余爲吏當治民日從諸君飲酒賦詩可乎然興至閒爲小令或長調把廢牘伸筆輒就終亦棄去是卷海南以前多廢牘上作也其詞清豪婉麗深得風人和平之旨單學博以爲似白石翁云

敦艮吉齋文一

八

集虛草堂

旌表刑科給事葉公孝行事實書後

庚戌南歸瀕行葉君潤臣以其尊大父給事公旌表孝行事實屬爲文謹拜受不敢辭歸而讀之則見公之懿聞早著於鄉其事當得書於史氏而潤臣之伯兄今粵東撫軍又以功晉五等之封公之食報於後者既有驗誠無待言今年秋家居臥病閱笥中散帙又得潤臣尊甫所爲給事公行述記其單車叩東華門赴林逆之變夜大雷雨與諸衛士露宿泥淖中蹂仆幾死旣論功卒隱其勞蓋嘉慶十八年秋九月十五日事也爲之霍



然起立長吁久之方林逆初起結黨通內侍造謀久待  
時未發其黨蔓於河南河南滑縣令強忠烈公密以聞  
大吏弗之問夫以里巷挈竿事魔之細民挺刃一呼喋  
血宮禁其變前古所希有而釀其禍者實由於封疆重  
臣忠烈發其謀於無事之時終以身殉與公之從容赴  
變於臨事之際卒隱其勞其迹雖殊其爲忠則一也余  
嘗怪王祥馮道輩其生平皆以孝聞祥之後有王戎者  
尤善居喪而姸鄙負國至爲後世所不齒豈以孝事君  
則忠之說果有遺旨與及誦公之事益歎經所謂資於  
事父以事君者大聖人實爲後之士大夫顯設其戒苟  
不忠矣夫何孝之足云公旣早退其志業不克盡於時  
而今撫軍卒以功名光於粵東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潤臣嫺於詩先德之淵  
源絲綸之世美夫亦可以愾然詠矣

瑞麥圖序

茶陵陳公守池之次年政簡民悅屬以有年乃以其所  
得瑞麥圖而詩之屬爲序則謹復於公曰瑞麥於傳爲  
農祥茲有年其信祥矣恐堯言無以揚盛美公蹙然避  
席曰余不德殊無足以堪此蓋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  
於天養於地官舉無與焉且又多方以重耗之而肥瘠

之產與夫水旱死徙顛連無告之狀一聽諸氣數之適然三代下民生所以多故者此也池壤瘠屢水余甫至相其土宜卽收不足支終歲其土氣樸秀而戶鮮中人之籍池旣瘠壤余又拙窮凡有願爲於斯土力都未之有逮池人士幸不鄙棄余嘗過從其老者余禮之如兄其少者余班之弟子行有執經問者告之必以誠池人訟雖重讞反覆之未敢或以鞭朴先祿廩外橐無一餅金余嘗自忖實未敢多方以耗之究亦無足以益之瑞麥之應天殆以哀吾民余又烏忍貪天之功以爲功哉願吾子質言之無重貽余愧也嗟乎由公之言以揣其

敦良吉齋文一

十

集虛草堂

中之所存其庶幾知所養者與此瑞麥之所由瑞也夫易益之彖曰益損上益下又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蓋損下益上其極必潰損上益下其氣易通天人之際未有感而不應者雖然養民者官也其平日旣失其所以養之之道又多方以重耗之耗之不已於是乎謫之見於天者有水旱兵革之禍官厚其毒而民食其殃而張湯杜周之子孫且再世而益顯然則天又果可盡恃乎哉

江撫軍遺文書後

右撫軍江公遺文總四首郡人沈君桂僊所藏轉寫以

授余者君之言曰吾顛越奔竄家具蕩然不少顧獨是冊提攜珍祕嘗晝而誦之則憬然而廢食夜而誦之則泫然而忘寢嘗試背誦於人人久而益忘其倦吾故吏縣中其奏稟二首嘗手寫以存卷者其解散脅從示吾得之於市中其告城隍文則郡人士所傳觀泣下者吾嘗道聽歸而墨之於紙方城破夜大霧吾與老僕約絕城出亟檢是卷並他文稟叢屜內袖中老僕卻顧曰唉是蓬然者皆官物撫軍又嘗與賊仇脫遇賊死無救矣曷委之吾陽應曰諾行數武城上人號呼相驟勢若奔潮不得前復偕老僕還之空舍中有木牀蓐草陳積僕昇牀吾入臥其下天明數賊來以刀叩牀頭摸索草中徐一賊曰是空舍何久稽此徑去頃之間鄰舍兩婦人搶地惶號刀聲霍然久頓寂吾體肥蠶不敢喘又僵不能一轉側而砌上履聲與戶外哭聲馬蹄聲詈聲笑聲劍槩撞戛聲聲相應也日入老僕來突昇牀呼吾出曰賊日暮仍出城歸宿營中僕老憊幸釋請亟去吾亟偕老僕復絕城走夜黑泥淖屢踏中道徑田家乞湯沐亟出視袖中之蓬然者則都叢屜完好如前子好文當早有所論述以傳撫軍之事於無窮不得以流離病憊辭嗟乎撫軍忠勇聞於四海其威信大洽乎人心其生平

文章論著他日史氏當具書而是冊得君以存君於法  
當坳書謹道其顛末留以俟諸史氏君名攀月讀書好  
記誦窮而吏縣中桂僊其字云

言卓林詩序

詩者文章之一事聖人列之於經記曰不能詩於禮謬  
夫里巷孺婦歌謠之末士大夫尋常宴會贈答酬應之  
辭聖人列之於經以爲學禮者之權衡焉何哉蓋詩之  
爲道根極於性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遇之所不  
得已情之所拂焉而難忍與其行事貞淫美惡之不可  
以訟言之者詩則反覆善道風而易入戾窮而不怒故

敦艮吉齋文一

十二

集虛草堂

六經之教禮主其常詩通其變故古之人深於詩者其  
性情大都醇摯專一動以天而不雜於人夫醇摯專一  
動以天而不雜於人者禮之大原之所從出也自夫學  
者姦多鬪靡日沈溺於聲律駢仄之微其甚者又習爲  
淫詞穢說以破壞天下之人心於是乎聖人立教之旨  
蕩然盡矣吾友言君卓林其家世習於禮君獨喜爲詩  
蓋君大賢之後少習聞於其鄉先進言論問學之指壯  
遊四方崎嶇於湖湘烽火之中而君又實有古之詩人  
之性情焉故其發之於詩蔚乎悱然頎而麗盎而不流  
而其得之楚北者思親憶弟懷友諸作益沈鬱淒婉多

可誦者君與余初不相知今年夏聞人言余赴河南將道壽春數屬人陰相覓秋七月余自河南病歸視君於壽春是時定遠警益甚以君故復留數日瀕行君治飲酒半揖君而告之曰天下日多事夫亂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君之先言禮者所嘗折衷焉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故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爲處亂世而無位者言之也抑又聞之小宛之詩兄弟相戒以免亂之作也其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乎力薄者不可以高飛念所生冀以延祖德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益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乎麴蘖非所以養生天命之不可以常恃也君與余皆有老親又辱申以兄弟之愛夫周道衰而變風作麴蘖之嗜興士之以酒名者有之矣而余之所望於君抑更有進於是焉既誦詩以別遂書其簡端

王北垣藏橐序

詞章之爲技至小其爲壽也恆獨永古之工於是者大都過珍其所得往往扃匿幽阻迥出於人迹意想之外冥然若無所願於世者乃無端掇於火穴於山網於水出於溷中破壁掘冢以布之大書深刻以誦之自周秦

以來著於錄者蓋班班然同里王秀才北垣少喜爲詩  
往歲余家城中見其所爲稟旁行塗乙多可愛者今年  
余避兵湖干君作日益多乃編次前後所爲總錄成冊  
將匣而瘞之而徵文於余君於廬州爲著姓方明之季  
盜竄起廬州地四衝兵火彌歲蕩爲邱墟自君家先侍  
御公與黃州公後先繫籍於朝簪紱之麻昇平文物之  
富涵濡積累垂三百餘年至君之尊人育泉徵君保世  
益大園塵池館鼎彝圖史一切瑰麗可好之物嘗甲於  
郡中今江淮屢構兵安慶一再失守郡中人焦然捆載  
以遷者十去其七君少年獨乃躑躅空城中朝夕把一  
編酸吟涕咨不忍去手蓋君之自珍其所得將錄而瘞  
之與余之愛君之詩流連太息揮涕泣而序之者皆世  
所謂迂狂謬悠可笑人也是則重可悲也夫

吳徵士詩序

余旣銘君之墓其子長慶復掇拾其詩古文若干首屬  
校而存之君性敏務博覽勤於論述今所存者止咸豐  
癸丑甲寅兩年之作要其軼者多矣余少喜爲文辭出  
遊四方海內士之能文者多與余好君與余生同郡自  
束髮以至壯大未嘗一通面惟其死事之前一年卒相  
遇於郡中未終日別去今長慶乃重忘余陋獨手一編

崎嶇烽火時時來窮山中每爲余誦君平昔相顧之言  
若深知余者是尤可感也已君詩清亮婉激大都感時  
閔亂之作居多其上李撫軍言團練書凡數千言獨推  
原於倉儲爲戰守之本旨哉其知言者與昔孔門論政  
兵食並詳誠以食者兵民日用之所必需故古之名將  
興師用眾必先量糧道之迂直條貨財之多寡通商勸  
農以內和輯其民人務爲深遠持重俾敵無倉卒可乘  
之釁廬州漁米之饒甲於江表歲一不收桐城數萬屢  
勝之卒一朝而潰而淮北奸民騰煽禍亂相尋生人塗  
炭極矣夫言立於此宇宙之利害得失以類應焉惟閱  
理審而能言者能之而惜乎君之微言切論僅獲存一  
二於死亡煨燼之餘不重可惜哉凡物之存於世者少  
而愈珍而文字之傳恆恃乎強有力者與其賢子孫君  
之大節固不藉是編以傳然爲人子孫久而不忘其先  
人之緒若長慶者亦賢矣夫是編詩古文共爲一冊余  
曷事整比其篇次悉如其舊若其爵里生卒余旣銘之  
矣故不論次

汪芾庭詩序

詩人莫眾於唐唐之詩人其傳亦不第以其詩高適王  
季友岑參皆詩人也皆嘗佐戎行閒積勞至顯官李白

杜甫皆喜談兵旣嘗流離狼狽於烽煙戎馬之中而其  
患難所經指事託規詩境遂極奇絕降而至於杜牧羅  
隱其體少靡然牧多大略其學長於左氏其注孫子多  
能詳曹公之所未備隱尤不遇觀其與宋招討書論行  
軍事宜蓋亦奇節敢言之士然則數子之傳夫豈第以  
其詩云乎哉 國朝以時文取士垂二百餘年公卿將  
相於此焉獲之其能者又旁及於詩古文辭高材魁望  
比肩接足亦云眾矣自兩粵構兵士大夫遷延汗縮戰  
守久無成效居嘗私憂竊歎意當吾世但得有一二洞  
曉兵事敢盡言如杜牧羅隱其人者亦足以折詬笑者  
之口而抒軍國之憂而惜也未之見焉今年秋郡太守  
閱鄉兵於巢湖之陽余夜上謁見有白皙而髭目炯炯  
隅坐兀然若有深思者叩之則無錫汪君芾庭故客於  
太守者也方是時東關失防將卒離次越伍集賢連告  
急太守亟問兵事之所宜從余以戚將軍新書對君閒  
一著語悉中窾要心竊異之旣退歛歔拉余步於野田  
荒冢之墟相與抵掌劇談月將墮晨星睽睽意若不勝  
其憤者居數日出示所爲詩總二卷其磊激清麗抑何  
絕似杜牧羅隱之甚也嗟乎余亦何幸重得此於君也  
哉因飲以酒而進之曰今海內日多故禍亂之生未知



所極大丈夫無所見於今必有傳於後勉旃芾庭君之  
自見與後之所以見君者將第以其詩云乎哉抑不第  
以其詩云乎哉

書陳立凡記弄熊後

茶陵陳子立凡以余言弄熊肚其事遂記之其文則余  
所謂雄奇而逸者也今夫熊獸之忠信而材武者也居  
高崖嶺谷阻絕人迹旣已不幸媾於野虞氏斂其軼足  
猛氣惟弄者之麾熊亦羞其類矣夫虎識衝破狼倒卜  
龜不食故壽豹隱霧以澤其毛妖狐九尾能幻人登雲  
而上於天熊而弄失其爲熊矣熊亦拙謀矣哉然食其  
粟則勤於所事隨所投而不忘熊之忠信蓋天授邪弄  
熊者定遠人寓止與余家邇其弄之之術則陳子所謂  
權其飢飽云云也熊色正黑喜食麥弄者日飼以一粥  
粥盡四升粟不得飽余憐熊飢晚飯罷嘗懷餅往啖之  
熊倔強垂頭坐伸巨掌顧余逡巡若有所思聞鄰寺鼓  
聲躍起人立而舞穹背闔腹魁然一偉男子也

皖江倡和集序

皖江倡和集者浙江金都轉所輯瀕行屬爲之言君負  
才好遊是編自無錫汪君芾庭桐城許君碩甫數人者  
外余與獨山莫君子偲與焉皖地縮江穀淮粵賊稽兵

九稔今相君湘鄉曾公集羣帥之師拔而有之沿江州郡次第皆下西人嚮風內附今年春撫軍李公莅師六安用綏淮右魚鹽杭粟水陸之貨充牣輻輳戈船海舶士馬兵甲之盛雄峙江表而是時君故人郭翰林自楚南之官道皖中中江李兵部眉生吳興周侍御縵雲武甯張觀察鍊渠咸隸事於幕府君旣喜事而江山之勝友朋之樂又適相會焉雖疏拙蹇病如余者亦樂以燕閒之餘趨陪於眾賓之末然則是編之存君固有其不容自己者與昔李文叔有言天下治亂候乎洛陽園林之興廢夫園林興廢何與於天下之治亂然文叔云此

敦良吉齋文一

十八

集虛草堂

者卽近以知遠舉小以況大也是編總若干首黔蜀楚豫吳越之人在焉余皖人也皖之山濤爲大副貳南岳其水淵洞澄滃兼眾流而匯之江其北高原廣陸民材而武西南岡巒起伏懸互數百里巖壑奇麗多可遊者君今所見猶皖地之一隅耳夫地有興廢時有治亂土之超然遐尙不泯滅於天地者夫豈治亂興廢之所能爲行矣君他日鼓焦門之棹過子胥之臺尋楚漢之戰迹覽孫曹之故壘醜酒歛歛倡焉寡和君之遊其益進焉矣乎觀其山有雲郁然於眾峰之間巢父王喬浮邱魏伯陽之所棲遁也余皖人而好遊者請行歌以先焉

可乎

貴陽黃太史子壽賢母錄跋尾

賢母錄者貴陽黃君子壽錄其太夫人之賢錄中志銘傳記備之矣余不識黃君今年春鄧伯昭自四川書來郵君所錄並道君平昔之謬相愛悅者屬爲言是時余赴壽春夜宿旅店中風雪沍寒四川去吾州數千里余久不見伯昭悲其言且感黃君知卒卒未有以報夏間病歸檢行笥錄久失去比秋馮觀察以其門人程君伯專書來黃君所錄在焉其書道太夫人之賢與君之所爲愛悅鄙人者與伯昭之書同二君皆莊士余以二君言益以信太夫人之賢黃君之爲篤孝人也吁余何幸得此於黃君哉夫士有羣居一室畢世漠不相關或生不同時遠在數千百載之上至乃攬卷悲吟憂喜如告何者知與不知異也黃君篤孝人也太夫人誠賢然古今賢母代湮沒而無聞者眾矣黃君篤孝人也自其壯年服官翰林恆引歸朝夕其親而不忍離以其今者之汲汲焉於其親身後之名而不能自己益以信其居嘗之事其親於生前者之無忝厥事矣昔郭林宗有母之喪家孺子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感知己志明德也伯昭久不得見君與伯專又都在遠方乃越數千

里而敦書於素不識面之鄙人顧余衰病欲裹糧徒步  
略展雞酒之敬一答黃君之知實爲此生必不可得之  
數而自念余少失怙長而奔走衣食有母而不能養迨  
吾母沒又隔絕兵閒不得親視舍殮黃君誠知余余何  
以質黃君哉是以誦君所錄未終卷俯仰愧汗如錐刺  
心久而不能成一字吁余果何以質黃君哉君錄成於  
同治元年其年冬隨其尊人觀察公入蜀觀察公敏於  
吏事見官陝西所至有政聲初觀察公微時恆飢窮太  
夫人屑糠粃作粥粥恆不充鄰有孔先生者貧而好學  
兩家日恆不舉火庭有桃樹飢則禲庭中桃呼觀察公  
其啖其家人分奉太夫人觀察公讀書有疑義輒倚短  
牆呼孔先生共語析之然則孔先生亦奇士哉古之賢  
母與夫志行高潔之士好事者往往繪爲圖畫傳之人  
聞他日遇善丹青者試寫孔先生隔牆共語圖圉之錄  
後庭中桃樹且千古矣

勸誠淺語十六條後跋

客有款余者曰子嘗見曾公勸誠語乎曰竊嘗誦之客  
曰公殆倦兵乎曰客奚知之客曰以公之論諸葛武侯  
與韓范者知之矣夫蜀漢偏安豈所望於恢復元昊僭  
制惡可例以中興哉曰余謫陋智不足以知諸葛韓范

數君子者之爲竊嘗考之於史證之以法請舉其略以祛君惑法曰量敵而後進蜀地阻險後主闇弱關張宿將都前死而魏形勝勢便君臣和洽司馬懿張郃老謀勁旅武侯部下如魏延楊儀輩非其對也祁山之役長星隕壘天不祚漢誰能興之宋自削奪方鎮以後兵權悉收於上元昊桀虜也西陲羌漢雜處夏竦范雍愴懦顧避邊事棘矣韓范二公承積弊之餘當新勝之虜好水川之役任福一不受命遂敗然則戰豈易言哉涇原首尾犄角之謀營田之興諸羌之條約文正之經略夏人者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是以二三年間巨寇請款瘡痍獲蘇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師貞而吉功孰大焉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以文正之勇於自效而觀察使之命宋庠焚書之劾文法羈縻余又以歎宋之御將無術而文正之未能自盡其才也客曰馬跡弛者健行士僞儻者喜事公大帥也將兼收並聽以恢巨業曷爲而禁大言乎曰昔之大言取敗者趙括馬謖其已然矣括少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括易言之他日破趙軍者必括也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先主嘗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然嘗考括與謖致敗之由長平

之役秦軍絕趙軍後斷糧道矣趙壁又開於秦騎兵首尾隔絕不相顧括堅壁死守猶四五十日躬提飢卒奮搏強敵氣不少挫括亦驍將矣哉不遇白起勝負未可知也謾於武侯參贊規畫多所裨益蓋才略之士非將才也街亭之役張郃老將謾以新進少年當之宜其敗耳夫以括與謾之才都殊絕過人然一或不慎爲世僂笑況萬不如括與謾者而大言焉可乎哉客曰大言之弊旣有然矣是非者清議所存天下有真是非而後功罪明焉直道行焉公曷爲而禁攻人短乎曰皋牢羣彙棄瑕錄瑜相臣容物之量也明夷自晦多可少否潔身遠害之哲也昔子張述所聞於孔子者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故君子務自修而樂與人爲善攻云乎哉客退因次其語以爲後跋

諫垣存草序

祥符劉公權臬皖中瀕行出示其官諫垣時所爲奏草若干首作而曰諫非臣子盛節也揚君之失而成己名則不忠故古有自焚其草者矣是編本無足錄竊維某起家寒素蒙 上恩忝列風憲主臣際合 兩宮明聖民生休戚國家兵力財賦盈絀師武臣疆場進退之得

失柄有論列實不忍自任其湮沒而無傳吾子其擇焉  
於是子苓讀而弁其端曰昔蘇明允有言古今論諫常  
與諷而少直韓魏公自敘其存稿曰諫以理勝是二說  
也余嘗持以觀古今賢士大夫之以諫名者其言語文  
章雖各有工拙之異諷直之不同要皆以理爲歸國家  
懲亡明門戶之禍訓飭有司用肅言路余生也晚不獲  
親見 先朝謨謀贊襄之盛又僻處山陬於咸豐時識  
王給諫蔭之於京師迨今獲見公於潁州給諫長身偉  
視面冷於鐵議論疎人毛骨公被服溫雅與人粥粥自  
下其言事批根見穴婉而彌篤方咸豐初天下郡縣恆  
苦盜山左尤甚桴鼓之聲達於畿輔是時粵西亂始萌  
芽給諫以謂治盜必先飭吏吏廉且法則盜治而飭吏  
之本在任相數露章 上心劄其言章上輒留中故世  
鮮有知者 今上沖齡 兩宮垂簾王大臣攝行事而  
粵西一隅之亂久而甫靖江淮以北盜數起視往者給  
諫在官時事彌棘矣是編公所嘗手訂者余讀其請頤  
養 聖躬彈豫撫請勘豫東災黎崇儉黜華諸大疏沛  
乎斐然忠愛之蓋誠軍國之長算也給諫屢建言忤柄  
事者左官衡州崎嶇播遷卒死於武昌之難余嘗求其  
遺書未得也公與給諫後先同官其在 先皇帝及

今上朝章數十上既已邀特達之殊知膺監司之重任  
繡衣驄馬惠臨敝土烝民之詩曰袞職有關惟仲山甫  
補之言宣王中興仲山甫能舉其職也大車之詩曰大  
車檻檻毳衣如綵周衰積弱其大夫能以刑政自治故  
詩人歌之云公在潁州數清逋訟其相視宿州水利豫  
皖之民便焉今年春公權臬皖中他日政成報最 朝  
廷璽書褒美節鉞之頒封圻之寄皆公所自有之事而  
余益以歎給諫之遭而悼恨其遺書之不可以復得也

安陸胡稚楓詩序

安陸詩人胡君稚楓老而事佛喜治莊周氏書有集若

敦艮吉齋文一

二十四

集虛草堂

千卷余讀而愛焉乃爲敘曰語云兩楚多才俊之士余  
所知者今漢陽葉觀察潤臣長沙孫侍讀芝房武陵楊  
庶常彝仲數子者皆能詩皆與余好君詩旣紆益妍不  
雕而緻兼有數子者之勝吁君之於詩其信美矣哉余  
與君無一面之素春閒於潁州行營讀新建吳公所刻  
南華經解其書成於句曲宣氏傳之者君君之跋曰余  
少愛觀莊周氏書於郭象注弗善也壯走四方官河壩  
公事簡重理舊學於吳門得宣氏本相印證實爲數十  
年宦遊一大快事是時積雪夜凍大帥方徵兵門外征  
馬羣嘯余愛其書之創獲也又以君之言擁鑪一再讀



不覺失聲笑曰怪哉胡君竭數十年之心力事此而重以爲快是亦大異於今世之士哉昨歸訪君於壽春讀其詩爲留數日蓋君之於書好莊周氏而去其筌蹄其於佛蓋深嗜而篤信焉自其少時侍宦弋陽爲文隆然有聲譽貢試京師得校職棄去改官南河久而又棄去中間崎嶇吳越屢佐戎於大府歷官總捕同知新建公嘗拉之行遂又棄去年踰五十蕭然羈旅處眾人之中履幽而行潔朝歌夕吟俯仰自足故其爲詩涵澹淳澹稱其爲人則益信乎君之果大異於今世之士也君嘗論莊周之書了生死齊得喪與西來大指略同余竊以謂生可悲而死可樂者周之恆言也然其過惠子之墓誦郢人之微辭悼知音之難再若有不勝其痛者豈周之所謂樂者乃其悲之隱鬱而不能以自明者邪君楚人也粵西之亂楚先受禍次則吾皖今者敘君之詩俯仰舊遊嶄焉殆盡夫平陂之運今昔之殊啁噍躡躅禽鳥猶然設以憂生厭世如周者際今之世當又何如邪然則周之爲書與西來大指其必有辨矣敘君之詩故申以質之

忠節紀略序

忠節紀略貴池人柯自遂所輯總八卷續編一卷所以

表章其鄉先正黃侍中與其夫人同死建文之難其曰忠節者謂夫死忠婦死節云其書四庫全書不著錄池州志江南通志所錄都無卷數蓋不幸而湮沒者久矣今年秋侍中之裔孫黃君蓋臣從其家祠得先世藏本將刊而布之乞爲言余受而讀焉其爲書大都蒼萃遜國闡幽顯忠諸錄埒以已說經之以遺文緯之以傳記自前明以至 國朝疏辨贊誅詩賦與侍中之死相發明者舉次錄焉用以考祠祭之廢興著子姓之存續計是書初屬橐時明史甫開局而遜國闡幽顯忠諸錄已佚不存故其爲書援引博而用心尤勤此作者之大指也今夫秉彝之好有生所同文字之傳藉人而永方靖難時侍中不忍其舊君之思以自效於一死而其夫人二女愴懷於國破家亡湛身罔顧夫祇以行其心之所安豈有求白於後人之意哉迹柯氏之爲是書距靖難之際三百餘年矣世已再更痛非切己顧乃抱遺訂墜以自力於深山窮谷之中而若有餘痛者況夫爲人子孫於其先代懿行大節忍坐聽其久而湮沒焉可乎余是以誦柯氏之書旣嘉其用心之勤而於蓋臣校刊之役尤樂爲稱道於無窮者此也柯氏生平以序徵之知其字良士以其與同里人祀黃侍中詩徵之知其爲諸

生蓋池州志成於康熙五十年是書自序在三十一年  
豈修志時柯尙無恙故志不及載抑舊志殘脫軼見於  
他說焉否邪微蓋臣夫孰知大江之濱嶄巖之下有苦  
心著書如良士其人者是又重可歎也余嘗爲蓋臣序  
其東流宗譜矣其系自新安太守而下家新安至前明  
侍中之父贅許故侍中冒許姓比死成祖怒族其家弟  
覲有幼子匿於婦家畢氏事平出嗣觀後居貴池而其  
從父忠避地東流故今東流有祠祀新安而下別室祀  
侍中與翁夫人考其言多與史合余又以歎柯氏所謂  
仲弟遺孤匿於畢姓者猶語焉而未詳蓋考訂之難也  
如此因書以補柯氏之缺侍中初諡文貞乾隆閒追諡  
忠節其立身行事與其死事始末是書與明史備之矣  
故不論次

寄題吳方伯維摩示疾圖

僊說長生佛說無生柰何眾生自墮劫塵猗歟維摩佛  
大弟子具悲閔心病緣眾起眾生蚩蚩水深火熱髻公  
老僊而宏佛力見宰官身六通四闢設圖寄意念茲民  
瘼我實凡夫善病嗜睡時觀眾生如幻如寐往從皖江  
忝竊座首聽公說法得未曾有佛門廣大金鐵同鑄我  
之知佛公導先路自與公別暑來寒過於夢寐閒見獅

子座公常促我早赴南舟我實憶公猿鶴相留公病眾  
生天人扶持我眾生病鍼石弗治靄靄慈雲浩浩江水  
公壽無量眾生懽喜

陸氏先德錄序

禮詳於喪祭之儀後世人子畫象以祭禮無明文故議  
禮者多異同焉余以謂禮緣義起苟其事合乎人心而  
皆同準之天理而克當雖古人之所無後之人可義起  
焉況設象著於楚辭御容肇自唐代古今異宜文質互  
用畫象而祭蓋變禮之一事耳抑嘗聞之古君子之事  
其親也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以齊之日思其居處思

敦艮吉齋文一

二十八

集虛草堂

其笑語祭之日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夫其所以如見如聞者何也天屬之愛  
杯棬手澤之思天理之同符人心之所不能自忍者也  
畫象之事與先人之笑語容聲在焉則凡仁人孝子之  
儼然肅然者乃真如見焉如聞焉矣語所謂禮緣義起  
者此也陸氏先德錄蘇州陸觀察秋丞嘗手定者自其  
封大夫暨太恭人以上就其家藏遺象臨櫺裝潢總爲  
一冊又各件繫其生平行事與其遺文撰著而爲之贊  
今年秋九月君盛服肅使者再拜而進曰余羈人也少  
橐筆於四方中歲宦游崎嶇戎馬不得歸望松楸親省

祠墓是圖都重臨縮本藉便舟車每歲時伏臘備具牲醴躬率妻子一展拜於寓所仰維先氏受姓以來譜系闕略謹就見聞攬拾采輯用示後人而畫象之事爰稽先古經無文焉願有言以祛吾惑余謹謝曰唯唯否否夫居今日以上溯成周其繁文縟節禮之不可行於今者豈一事哉由成周以下觀今日其因時制宜禮之不必合於古者豈一事哉鄙人非知禮者往居憂嘗肄業及之今卽以士禮論古者親始喪置銘與重以錄神也旣葬內銘於壙中瘞重於廟門之左以明敬也乃古者銘以布今者銘以石而重之制則無行之者矣古者大夫士皆有廟廟祭明故宗法詳而且未祭筮尸將祭迎尸旣祭送尸記曰孫爲王父尸詩曰神保聿歸是也秦漢以來墓祭盛而廟制益疏淫祠作而巫覡肆起祭之廢尸也久矣尸廢而畫象興禮之窮而必變者也昔司馬溫公以畫象之非古其作書儀載魂帛依神蓋猶古者置銘與重之遺意耳朱子家禮仍之國朝萬處士徐尙書辨之詳矣觀察所錄藹然仁孝之言也且有志於古禮之興廢因述所聞以告遂書其簡端

通奉公遺詩跋

山陽汪文端公之論醫曰醫者賢聖之事非涓篤博雅

之君子不足以爲後世列之於方伎流而爲市井醫學  
幾中絕矣方乾嘉時庶事綜練一時大醫吳江葉天士  
通兩漢書洞溪老人喜歌詩尤曉水利高宗嘗優禮  
焉其與通奉公同時以良醫而兼良吏則有陽湖張翰  
風先生善著書工詩古文其莅官興利除害歲疫則躬  
自處方而施藥馬梅伯言郎中志其墓所謂館陶君也  
余讀通奉遺詩覽其名醫十贊遊處贈答諸作信乎其  
爲淳篤博雅君子也遭際大略與洞溪同其詩序言備  
之矣茲故不贅謹識以道佩兼以告世之爲醫者

贈序

敦艮吉齋文一

贈陳立凡序

三十

集虛草堂

士不幸以文章自見於天下後世夫亦可悲也已其並  
我而存者不必其皆足以知我其後我而生者又卒卒  
焉而不能以相待其爲之而至爲之而卒不能至久之  
而傳未久之而已不傳焉殆又有幸有不幸者與夫傳  
不傳非吾之所能自爲券也然爲之而至與爲之而不  
至而必求其至焉宜若可以自立而無難然有力焉而  
至有力焉而卒不能至或幾幾乎其可以至矣而其力  
又屢分而不暇意者其皆有天乎古之工於文者雖已  
不幸而自棄於世以自託於文矣其平日師友講論之

助足以相發其志氣其退閒漁釣耕稼之樂足以自逸其神明其馮也厚故其畜也深其業也專故其行也遠今之業是者少而汨於估畢長而役役於飢寒有人事婚宦疾病之擾無師友之益以相助無耕釣之資以自逸譽焉不足以爲榮謗焉乃幾以爲僂代愈積而言繁變愈多而事隱學愈孤而難成故其志益勤而其用力乃益苦雖然其亦有其至足樂者存乎聖人往矣其道著於經散見於諸子百家旁通於萬事萬物之變吾仰而思俯而讀偶有得焉起而筆之於冊返而考之於身凡吾之所謂是而躬實悖之凡吾之所謂非而躬先蹈之則惶惶然以慙惕惕然以思進偃蹇飢困無聊憤懣之氣有觸則書考之於古凡其顛連窶抑窮於天戾於人凶折橫死皆吾之所幸免則又懼焉以懲陶焉以適夫知自適則所以處乎人者益寬思自進則所以力於己者益倍無所得而倖傳滋其恥焉有所得而不傳又何戚焉茶陵陳君立凡有異稟少孤窮學賈於市中旣發憤治帖括爲其邑諸生矣壯益自力於文思蘄至於古之立言而目疾又作每與余言未嘗不歛歔而悲故述所聞以廣之

敦良吉齋文一

三十一

集虛草堂

語云將門出將自粵西倡變天下承平久文恬武熙余竊以天之生名將不數數然旣謁撫軍江公於園中公天下之名將也一時出其門者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曰馬都司良勳戴都司文蘭鄒孝廉漢勳得驍勇敢戰之士一人焉曰今副將程君智泉及今又得周義士其人者君名昌發湖南沅陵人少事撫軍爲小校癸丑冬賊犯廬州急君縋城出檄援頃城陷撫軍死諸大帥百計購公屍久無應者君獨請行詭服入城中凡八日以屍踰垣出其故人阮得勝新陷賊因偕歸撫軍弟以白金五百兩酬君君固謝而是時阮得勝窮無裝君分其半以資其行其略具郡人沈君記中君狀穎削瞻視閃閃猛力健鬪以功得藍翎援例加守備銜君爲余言曰昌發始負擔從撫軍公來廬州比公死昌發求公屍賊拳縛刃將加頸豈復知有今日哉今誠得如撫軍者在昌發願效死死且不恨言未竟撫膺而歎嗟乎周君烈士死知己余故撫軍老賓客君則撫軍舊時麾下士也君年未三十階級洊五品有士三百結壘當一面視往日重趸負擔從撫軍公來廬州時奚若漢張耳陳餘厮養走卒盡天下豪俊後多起家二千石爲諸侯相唐中興時勳貴多出於郭令公之門撫軍公天下之名將也



將有五德曰智信仁勇嚴夫以君之詭服誑賊近乎智  
往還八日無愆期近乎信推重賞以資貧交近乎仁犯  
不測之險談笑弄虎狼於股掌之上卒無廢命君之勇  
視荆軻聶政豈有異邪雖然古之論將者有百夫之將  
千夫之將萬夫之將天下日多故君輩不患不富貴若  
能體撫軍公昔時所以待君輩者以拊循君之麾下士  
士氣將益振賊其易弭焉矣乎旣書贈兼貽陳君

三河行營江太夫人壽讌序

咸豐六年春正月余將東歸江使君達川觴余於三河  
營次酒半使君執盞而泣曰吾兄弟屢荷 重恩先兄

敦良吉齋文一

三十三

集虛草堂

血戰死兩弟在行閒吾亦久露師昨者孟陬初吉爲吾  
母設祝之辰而吾不得奉一觴於堂下吾兄弟都幸通  
然每念吾母食貧力苦寒夜縫紉時所以教吾兄弟者  
未敢一日忘吾麾下士皆先兄舊時部曲一二十大校又  
皆外家子姓將以明旦具羊酒爲吾母壽曷少留爲一  
言以著之往余謁撫軍於圍中嘗有一言之知今刺史  
陳君宏緒太夫人外家子也與余好嘗爲余道太夫人  
行誼贈公故儒素勤治經不殖家產太夫人恆以勤儉  
博施陰助爲理贈公性和易又嘗友教四方太夫人嚴  
明善誨督諸子以義方之教古之壽母不必其皆賢賢

矣不必其皆壽賢且壽矣不必其子之眾且才又不必其皆貴顯於時今太夫人懿行嘉聞光於前牒其一門忠勇勳勞後先輝接則信乎爲善無不昌天之不可必者而又果可必焉者也太夫人年今七十有四無疆之祝未之有艾謹再拜稽首而爲頌曰

昔蘇子瞻銘三槐堂券善於天諭篤而莊以今證古厥聲觥觥猗歟贈君林閭邁迹覃思道腴旁薄六籍闡儀聖善梁孟一德厚積而光慶衍不忒筐篚所儲鬱爲棗戟我昔有聞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楚南江家大猷允壯文經武緯爲天下望光於我邦不匱於孝以燕以翼咸

敦良吉齋文一

三十四

集虛草堂

曰維太夫人之教漢有范母晉有陶母二母之賢厥聲不朽隆譽雖遙未聞眉壽旣享黃髮以迓麻命諸孫嶽嶽簪輝絨映百福是膺咸曰維太夫人之慶卿辟之孝異於眾庶夙夜匪懈聖有明諭相彼樛木愛日方新維太夫人之壽壽躋於百齡維使君戮力功成策勳策勳而歸旌幢采衣晉祝於堂春陽載熙賤子執簡請再稱壽

送蔡霞士之鳳陽序

余讀衛風至北門之詩竊歎古之人不幸而仕於亂世其飢窮困厄至無以自解於其室人語所謂拙宦者非

邪然猶幸方春秋時先王之澤尙存列國兵爭之禍未  
烈也嗣是而降治日少而亂日多至乃萬乘之尊嬪御  
勳戚之貴流離鋒刃一尊之酒數餅之屑主臣顧泣饜  
若太牢一時公卿大夫丐食墟巷之中轉死溝壑之內  
蓋生人之亂習而逾深斯禍患之來變而逾烈余每讀  
史反復於漢魏之季世輒掩卷太息又以歎北門之詩  
人其所遭猶幸也鳳陽府學教授蔡君霞士業勤行潔  
拙於仕進方余家郡城時君猶讀書里塾中今年春君  
以其學之生徒赴試於學使者與余相遇於壽春余旣  
病憊君髭亦鬢鬢黑矣瀕行過余飲酒半觴余而言曰  
自亂離余傭書於臨淮大營每自忖不兵死則飢餓死  
臨淮餉恆匱日粥食終年不得一飽飯昨者攝官鳳陽  
而鬻宮蕩析青衿子遺鳳陽故空城盜來數閉關家人  
飢且殆余自賣衣市麥若干斗與吾妻春且磨日一食  
凡七日而不死者蓋僅耳幸爲言以抒吾悲則因曉於  
君曰語云士窮見節義且中興之盛有生者所願覩也  
國家 列聖承承諸將帥戮力效命大勳之集翹足可  
俟而君今者脫身湯火之中優游一官載餽載粥視當  
日夫若婦倉皇力作於圍城閒其爲樂又何如邪若夫  
陵谷之變遷友朋死亡契闊之感古詩人蓋嘗道之而

君又奚悲

記廬州人語贈馮雁門

雁門馮公魯川以部郎出守廬州與余相見於皖城懽然修布衣之好旣別去又書相念也比余歸山中公權廬鳳道於是公之去廬州三閱月矣公旣去而廬州人思公乃甚於公之在廬州時也方余之客皖城也有人自廬州來者因從問公爲政之略曰馮公詩人也又酒人也日飲酒賦詩不知其他余笑譬之曰曹相國阮嗣宗皆飲酒皆能以清靜居官而元魯山兄弟陽道州皆卓行循吏又皆嗜酒詩之爲道溫柔而敦厚春秋列國賢大夫往往賦詩見志孔子不云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馮公而果詩人也夫豈不知所以爲政哉居頃之有人自廬州來者訝余而問曰子知馮太守乎太守初上事民有以牒求判者太守坐堂皇正容而告之曰太守奉 命率諸屬之吏吏有尸厥官菅厥民田野之弗修胥役之弗戢刑賦之弗飭太守謹奉 天子法以正之其他雞豚細故太守不受牒訟者嚙喙而退曰孰謂太守賢太守乃不受吾牒言未旣余懼然起肅容而坐曰果爾太守誠賢吾固知太守太守其信知所以爲政者矣雖然太守

之言是矣其於政識體要者矣然今之所謂太守也與古異夫古之所謂太守者屬吏多其自辟令長丞尉賢以類從故職易修賦供恆有贏餘山澤坡堰工可立辦故廢易舉甲兵歸其管轄講肄守禦備皆宿具故盜易弭而又久於其任久則郡之利病也周久則民之遵行也便而朝廷又時賜褒寵簡其尤者入爲公卿登之將相故賢者樂效其能中才亦勉焉以奉職而寡過漢唐之治所以近古者此也今也不然賦供之入甲兵之數太守弗得而問也朝廷自一命之吏舉而歸之於銓部凡所謂令長丞尉之屬於太守者其賢與否太守弗得而問也其有猾而昧穉驕而耄昏非監司之私人則督撫之所知者也太守或偶有所不可焉令長得而箝制之丞尉得而姍議之督撫監司得而顛倒去留之監司若神督撫若天郡守若贅督撫監司之於令長丞尉偶有舉劾焉太守弗得而問也謹具銜行文書焉已耳功令凡仕者出五百里外郡守官較尊故其仕者出益遠或千里甚乃至數千里其遷徙而去也或一二歲或不終歲嘻太守之名猶是也考其實其異於古也實甚然則雖有賢者卽不飲酒不賦詩而又奚爲邪夫非所爲而爲之以立聲稱要勢權闖然朒厚貲弋高官而去今

之所謂能吏者皆是也是烏知爲政然則公之言是矣其於政識體要者矣宜乎公去而廬州人之於公有餘思也吁吏治之弊久矣山有樞而鵠在梁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古詩人所爲憯然有憂生之歎也得賢太守如公者吾願與之飲酒

讀易一首寄贈吳觀察

昔向長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遂隱去而老聃之論道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是二言者余嘗衷之於易竊以歎二子者之未嘗知易也傳曰損益盛

敦艮吉齋文一

三十八

集虛草堂

衰之始蓋人事之損益天道因之有否泰天無否而不泰人無損而不益故其爲卦各不同聖人皆繫之曰利有攸往其象皆曰與時偕行者所以教學者反躬責己以求備夫國家天下之用而善持於否泰之交損之懲忿窒慾益之遷善改過皆以有爲也故夫古之君子明乎損益之義其自治倍嚴於眾人而其精明淳固之氣確然而不雜者其深以謹天下之幾其靜以御天下之動山澤通而雲雨興兌艮得而問學成損之所爲有孚元吉也由聃之術堅忍狙詐傳爲楊朱流爲申韓變爲鄉原蓋聃之所謂損非易之所謂損而向長之徒第沾

沾於貧富貴賤之迹吾故曰二子者之未嘗知易也沅陵吳君彤雲高文雋望以京秩佐戎江淮大吏爭推薦焉而君性敏博愛以是益自負其奇卒齟齬以歸去年秋數辱過若深相知者春閒來自沅陵歛歔顧余而歎且自訟焉屬爲言以道其行余時病未遑也頃書來敦索吁君美才也余言奚足以相益者然嘗聞之師曰易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益之六三曰益之用凶事无咎夫從容中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而無所容心者上聖之功益之用凶事者下學之事孟子所謂困心衡慮者也君美才也蓬然起薨然歸歸而行自訟也君其知所損焉矣乎損之不己君其知所益焉矣乎君書來余方讀易夫由向長之說貧賤以肆意潔身而長往一行之士不樂於時者類然而余獨怪夫周秦以來易之道久不明由聃之術更數千百年而楊朱申韓鄉原之學至今而未艾宇宙之事功日益卑天地之禍亂日益鉅然則易其終息焉矣乎夫易之爲道未嘗一日之或息也故述所聞以贈且自微云

說酒贈裕朗西觀察

古無以酒名者其能自廢於酒而名天下後世余於衰

周之際得一人焉曰魏公子無忌於魏晉之際得三人焉曰阮步兵籍劉伯倫陶靖節潛於唐得二人焉曰王東臯績李翰林太白之數子者負瓌逸之姿抱有爲之志迹其初意夫豈欲以酒人終哉惟其不幸而決然以自廢於酒其樂也乃所以寄其憂其死也乃所以善其生故自魏公子而下雖其所遭各殊考其年無踰中壽者余又以歎古酒人之不幸而凡無其實以埶其名者之舉不足以言酒也余少蹇多故喜爲酒人之遊於時同里蔡子秋白窮於詩郭子仰林隱於俠二子者飲恆倍余余每飲恆病病已恆飲坐是日困旣遭亂憂

敦良吉齋文一

四十

集虛草堂

不自聊念兩酒人都前死則益自祈於酒而病且益殆久乃斷去同治初避兵安慶識同年生雁門馮君魯川因魯川以識朗西二君者皆雄於酒魯川以部郎守大郡歷監司仕通顯矣而沈飲不節余數相規魯川每爲余道其生平坎壈與其痛切難言之故恆泣余固以歎魯川之終不能自己於酒也昨來安慶思魯川而不可見見嘗朝夕與魯川同飲酒之人如吾朗西者幸矣然朗西年日富才日進宦日以達而其飲日益以豪余每見嘗以規魯川者規之卒未有易焉故茲者復以古酒人之說進今夫酒古以爲禮今以造禍余嘗見夫今之



彝酒者矣殫水陸之腴竭日夜之力分曹角勝其交也若市其爭也若仇沈湎之風盛於上獄訟之原繁於下而猶羣然以號於眾曰酒人酒人此酒禍之所由日烈與夫數千年之積弊介然違流俗而反之正惟曉大略而明治體者爲能期西有吏才器閎而力駿他日得尺寸之柄由吾說以廣之崇衛武賓筵之戒申成周孝養洗腆之訓所以靖生民之禍其次第設施將蚤夜講求之不暇柰之何其沾沾焉自喜於酒爲哉

說相贈陸秋丞

余少喜讀相人書陰以決人賢愚修短貴賤十嘗得其

敦良吉齋文一

四十一

集虛草堂

四五因旁及於星禽祿命之說以求廣吾相人之術既觀北宋人所錄張尙書方平李給事徽之王秘監端皆生同丁未尙書酉時給事卯時秘監戌時三人者後皆同執政同享大年而洛中老儒張起宗與文潞公生同丙午卒至通塞懸隔如瞽人者之所云云然則祿命之說果有據邪抑無據邪乃今者於吾友陸觀察秋丞益信乎祿命之說之不誣而昔人所爲據年月日時以言命者其爲術愈密故其爲驗尤著焉觀察蘇州之震澤人自其先方伯公直聲蓋節著迹前明嗣是鼎彝鉛槧代有傳人君淵源家學爲人汎愛博通尤長於公牘文

字其理財敏於會計而能致謹於出入之度咸豐開江  
淮河洛迭用兵君佐戎大府大府爭傳客之積功至今  
官晉階得正二品余初識君於廬州君清臞鶴立與人  
語謙抑善下余固知其非風塵士也未幾君由河南任  
所調入皖撫行營遂獲數相見去年冬過君邸舍時君  
將告歸夜闌燭跋陳說平生君歛歔顧歎曰吾鄉去廬  
州水陸遼絕然吾與子生同壬申旣同歲且同月又同  
日也其不同者吾墮地時先吾子廿餘刻閒今吾子翛  
然物外章紱不以牴其身榮瘁不以關其志吾髮星星  
病幾憊簿領羈遲昨乞歸大吏遮留不得行頃者同人  
將具觴以預爲吾六十生辰之慶吾滋懼焉曷爲言以  
抒吾思焉可乎余因復於君曰劉彥和有言凡人有相  
有命相命定聖智不能回鬼神不能奪古之言祿命者  
有珞瑜子三命一卷宋林開廣爲五命大指謂年月日  
猶舟然胎則舟之所自來而時則風之運舟以必行者  
也故曰五命云五命之用時爲大其法曰金堅木直水  
潤火燥土溼是以人之生也得金水之氣者壽蓋金與  
水相生而互爲之宅金決而沈水內景故其在人爲智  
爲斷爲多謀而善鑑雖然金王於秋水王於冬萬物成  
於秋而藏於冬秋冬者金水之府凡物之藏也深則其

發之也遠故木直而僵火燥而燼土溼而垢惟金水之氣至清其爲用也無窮而其爲壽也最永余頑鈍無足比數顧惟才具如君蕃慶之錫純嘏之徵夫豈有艾蘇州大郡也其花木魚鳥泉石圖史之勝君與余所好大略同而君之力又恆足以致之他日宦成而歸築室於鄧嶺胥塘之間俾余得以素箏濁酒從事於眾賓之末如往者起宗與潞公故事其可乎君欣然而笑曰有是哉請以爲不佞壽邇者余歸山中因憶前語遂書寄且稱祝曰

我生之歲金水會局其月建子日臨戊戌君於其時攬揆以降時則加丑陽孳陰壯菁宿儲精得壽者相夫惟壽者而兼宰官繡衣巨斧獬豸其冠君之決事風行水到滾滾千言健若年少我生嬾散甘落人後咄哉樗年而同芝壽壽筵峩峩壽星有喜鴻案鹿車輝映金紫仰承先德以施孫子相彼耆英載瞻會節是有命焉徵諸往牒賤子載稱以訂後約

18  
18



保  
壽  
保  
壽